

優等獎

橫跨太平洋

林駿杰

那年冬天號稱是最強寒流來襲臺北，我和父親走在板橋的大街上，雙手抱著下週過年要煮的食物。父親走在前面，領著我走回車上。突然有一個小石頭砸到我的頭上，我不以為意，然後又有一顆小石頭砸在我頭上。我聽到身邊的人開始驚呼，抬起頭，竟然發現天上在下一粒粒的冰塊。「這是什麼？」我有些著急地問父親，父親卻也站在原地看著天空，不敢亂動。

「冰雹！是冰雹！」身邊的人潮中，開始有人大喊著。接著大家紛紛拿出手機來拍照，我也跟著做，把裝著食物的紙袋放在地上，開始向天空拍照。整條街上幾乎只有父親沒有拿出手機。他露出少見的笑容，手抬得很高，想要用手抓住那一粒粒正掉落的小冰雹，看起來就像個小孩一樣幼稚。「爸，你之前在臺北看過冰雹嗎？」父親一直用手往空中抓，打開手後卻總是失望落空。「有，很久以前，是在我很小的時候。」我問他，是多小的年紀？父親想了一下，嘴裡呼出陣陣白霧，然後說：「我真忘記了，那是太久以前。」

回到車上後，我坐在副駕，父親沿著大道把車開上快速道路。一路上我們倆都還搓著手，想要多點暖和。「喂，你看。」是父親先叫住了我：「你看那山頭。」他手指著南邊的山，是土城的方向，山頭的部分竟然布滿一層白雪。「那是雪嗎？」我驚喜地喊道，父親說是啊，好久沒有在臺北見到雪了。上一次看到，「是好久

以前了。」我笑著地幫他補充完。回到家裡後，才發現電視上的新聞全部都是臺北下雪的新聞。美國人能迎來「白色聖誕節」，而今年臺北則迎來了一場「白色新年」，所有臺北人都瘋了。我用手機查著，上次臺北下大雪的時候，正好是五十年前的冬天。我走到客廳跟父親說，五十年，上一次臺北下雪正好是五十年前，所以是你，父親接著說：「在我還不到十歲的時候。」

這八年前的回憶在我腦海仍然栩栩如生，就算在深夜裡，我還是可以想起父親用手嘗試去把冰雹抓住那個滑稽的模樣。他五十年前小的時候，也定是這樣幼稚吧。聽氣象預報，今天凌晨也有機會下雪呢，而這將會是今年亞利桑那州的第一場雪。我透過窗戶的百葉窗往外看，卻一點跡象都還沒有。只有幾個白人大學生在公寓下頭嬉鬧。一邊等待著可能的下雪，我又想起了許多跟父親有關的回憶。這些回憶多半瑣碎、片段，但細想後卻又有許多細節自己浮現。我在想的是，如果我不把它寫下來，很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就會把這些事情都忘記。只有透過書寫，也才可能把父親想要用手抓住冰雹的那個滑稽畫面，永遠記在腦海裡。



父親後來走得很倉促。三年前的我還在臺北上班，傍晚看見手機裡有三個未接來電。我走到走廊回撥電話，電話才響第二聲，就傳來母親的聲音：「你現在在哪？我要跟你說一點事情。」接著母親說得飛快又直接：「爸爸今早內臟出血，送醫搶救，是救回來了。但醫生也在X光裡發現腫瘤，他們說是癌症末期。」掛上電話後，我才突然注意到走廊的燈已經全部都關了，除了辦公室還有燈光，整棟建築好像就只剩我一個人。我就這樣順勢地靠在牆上，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趕到醫院後，醫護人員在門口就把我擋了下來。因為疫情管制，他們只允許有通行證的人進出醫院。我坐在醫院門口的石階上，有將近兩個小時，母親終於從醫院大門裡走出來，手裡拿著「進出許可證」。母親跟我

說，帶著極盡疲倦的語氣：「他們只願意給我們全家一份，所以你待會要自己進去找爸爸。」母親接著叮嚀我許多事情，教我要怎麼照顧晚點從麻醉醒來的父親。我原本想要用背的，但母親要求我每件事情都要用手機抄下來。

我一個人坐電梯上樓，穿越病房，終於來到對應號碼的房間，對著病床的號碼，打開布簾，父親就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滿一堆管子，陷入昏迷。我找了窗邊的位置坐下，房間內很安靜，只有打呼聲和心電圖的嗶嗶聲響。我轉身看向窗外，是臺北夜裡日常的車水馬龍。只是醫院的牆壁太厚，外頭聲音是什麼都聽不見。我頭靠在窗臺上，突然之間，我又「唉」了一聲。因為剛剛一陣兵荒馬亂，我竟然忘記問母親說，她電話裡說癌症末期到底是什麼意思。



自從我在學校做研究工作以後，父親最愛拿這份工作開玩笑：「在學校工作，未來還能做什麼？最後還是要考公務員？一直在學校工作，難不成你是想念博士嗎？」父親見我沒反駁，又乘勝追擊：「我跟你開玩笑的，你別當真啊，因為我們家可養不起一個博士啊。」他講完後就自己大笑了起來，離開我的房間。父親的個性就是如此無聊，講那些只有他自己才覺得好笑的玩笑。

好在他後來病了，已經沒了那些興致。自從他生病以後，我就很少看他在戲弄別人。他總是坐在家裡，毫無生氣，白天與黑夜都在睡覺。儘管幾個月後，狀況突然好了起來，還說要開車載我母親去工作。但後來我才知道，大部分因為癌症走的人，都會經歷過這段錯覺期。不到兩個月，父親又被送回醫院，狀況掉得飛快，脾氣變得暴躁，痛苦寫在臉上。只是那時候的我，還沒有以為他真的離開我們。我就是感覺，父親只是病了，他必然會再好起來的。我的想法很簡單，如果他就這樣走掉，豈不是也沒有什麼道理？

有一天晚上，父親突然叫我的名字。我走到病床旁，扶他起身。他命我把小夜燈打開，然後戴起眼鏡，那是一副他只有在上班才會戴的眼鏡。他又說：「把筆和筆記本拿給我。」我照做後，他便開始在筆記本上抄抄寫寫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寫些什麼。直到他畫上最後一筆，把筆記本蓋上，已經過了將近半個小時。我問起他在做什麼，他說：「我在算，我走以後，你們可以從保險那邊拿到多少錢。」我說你不要算這個，不吉利。他卻露出久違的笑容，秀出筆記本上那串數字，說加上退休金可是有七位數，有點自豪的模樣。我覺得荒謬，因為這錢應該是留給他自己的，不是我們。

父親接著問我，用我這輩子聽過他最像大人的口吻說：「你人生接下來想打算怎麼辦？」我說我不知道，但你不用擔心這個，你擔心你自己就好。我應該會去考公務員、我會找到一份可以養活我自己的工作。他卻和以往不同，終於更像一個父親的樣子。他盯著筆記本，塑膠鼻墊早就老化的眼鏡已經滑到他的鼻前，卻正好讓他的老花眼睛對應到可以看清楚字的的角度：「我記得你之前說過你想出國念書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會試試看，如果我在你這年紀的話。」一陣靜默，他又說：「我最近會一直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這輩子都太認命了。」我感到難過，不知道要回什麼。我不懂為什麼他現在這個時候才在說這種話，為什麼要到了這節骨眼，他才願意用不開玩笑的方式跟我說話。他又看了筆記本上被他用原子筆圈了好幾圈的數字，然後說：「出國的錢，你要自己賺。這些錢是留給你媽媽的，你要照顧好她。」

而那幾乎是父親跟我說的最後一句清醒的話。下一次我再回到醫院的時候，他已經失去意識了。人要真正走之前，有好幾天意識都是模糊不清的，不是幾個小時，是好幾十個小時。父親的兄弟姊妹都來了，來跟父親說最後一句話，但父親沒辦法回應。他的身體就躺在那。每次護士進來，我們都鞠躬道歉，說對不起，請你們再幫他多打一點嗎啡。一場午後雷陣雨中，父親走得乾脆。母親先哭，接著所有人都哭了，醫生進來後說請節

哀，護士則協助清理病房。我突然覺得眼前這個躺在病床上慢慢被包起來的男人好陌生。我甚至開始在懷疑他是我的誰。這個男人到底是我的誰？我不敢直視那個男人的臉，就怕看到太過熟悉的五官。我刻意撇著頭盯著正在哭的母親，才發現她泣不成聲。



那天搭飛機的時候，母親再三交代，下飛機第一時間就要聯絡：「要小心錢包和護照，不要給弄丟了。」坐上飛機後，我一直盯著座位螢幕上顯示的航線地圖，地圖上顯示飛機即將要橫跨整個太平洋。我感到有些不可置信，因為若一個太平洋有這麼遠，那我要怎麼才能到得了呢？歷經十三小時的飛行後，我終於從機窗外看到第一塊陸地。我還看見那片陸地內又有一片大海，那片大海之後又還有一片陸地，這是我從來都沒看過的風景。下了飛機，排隊入關，一個黑人邊境官把我叫了過去：「你來美國的目的是什麼？」讀書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，然後拿出我的入學證件。小哥看了證件後，又補問了一句：「你父母是做什麼的？」我說我母親是給人家記帳的，小哥嗯了一聲，然後抬頭繼續看我，又問：「所以您的父親？」我說我的父親是……而那是我來到美國後用的第一個過去式。

「哇！你第一次入關還這麼快很難得耶！」轉機後，在亞利桑那要接我的朋友驚喜地說道。然後，他問我準備好了嗎？我問準備好什麼？他笑說，準備好太陽、沙漠和仙人掌。搭上朋友的車後，我們的車就這樣一路開到沙漠中間，過了一段荒漠後又進入了城裡。我整張臉貼在車窗上，看著遠方的山頭，那些山都遠在天邊、高聳入雲，且城市東西南北的四個方向全部都由山圍繞。而這還僅僅只是一個城市，而這個城市還僅僅是在一個州。而究竟這片大陸的廣闊有多無法計量？我往車窗外拍了張照，便傳給母親，告知我一切平安、不要操心。母親竟然回覆說：「這麼多山，好像臺北！」我覺得好氣又好笑，這裡明明是沙漠，還隔了一個海洋，到

底哪裡像臺北？



「喂，你出來！現在！出來！」有人在半夜重敲著我房間的門，我打開後看到是兩個臺灣室友。「下雪了！」她們倆興奮地叫著，把陽臺的門打開，把我拉到窗臺邊，三個人就這樣手伸出去來接雪。我抬著頭，看著眼前不可思議的一幕，風颳得大，天上的白雪斜著降下，像是雨水一樣，但接在手裡一看，的確就是白雪。「沙漠竟然會下雪？」我抬著頭，把右手伸高，就想要把空中的雪攔截。只是我滑稽的模樣逗得其他兩個人哈哈大笑，問我到底在幹麼。我問說我的動作很醜嗎？她們說看起來就像小孩一樣幼稚。

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，以前只看過冰雹而已。」我把手打開，以為裡面有雪，但手裡卻是空的，好不甘心。想到下一個禮拜就要過年，我問她們說，那這樣算白色新年嗎？我忘記那時候得到什麼樣的答案。但我慢慢發現，不管是雪還是冰雹，都不該用手去伸去抓，而是要用雙手合起、掌心向上，慢慢等雪落在手上就好。我照著自己的想法做，便看到手上馬上就有一點積雪。掌心裡的雪，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它的冰冷和真實。我心裡想著，原本以為五十年後才能再看見雪，但沒想到在橫跨太平洋以後，現在卻可以每年都見到面了。

作者介紹

林駿杰

臺北人。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，現於國外念書。

評審意見

石曉楓

作者在海峽兩隔中憶念陰陽兩隔的父親，全文多用直述句「我的想法很簡單」、「我覺得荒謬」、「我感到難過」，看似平易，卻展現了真誠的初心。

全文由「此時」亞利桑那的第一場雪，回憶及「彼時」接到父病消息時，「突然注意到走廊的燈已經全都關了」，以景寫情，自然而不做作。此後續寫父逝後橫跨太平洋求學，海關盤問父者職業，「那是我來到美國後用的第一個過去式」，作者以例行性問答及語法表現喪父之痛，內斂而深情，手法高明。

八年前「父親想要用手抓住冰雹」的滑稽畫面，轉換成亞利桑那州雪落當下「我」的相似反應，此一貫串首尾、父子相承的動作，表徵了兩代人生「以為裡面有雪，手裡卻是空的」之虛無。而當雙手合起、雪落手上之時，終於能掌握並感受到的「冰冷和真實」，更是生命實象的具體展現。

作者的文字平淺如話，淡筆白描中具現內斂的懷念與深情；而對生命歷程冷澈的自覺與洞見，更令本文憑添思考的深度與低迴之餘韻。